

149

書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行實才望

南唐查尚書文徽傳

陸務觀

古閣樓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

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
觀可否文徽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
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益竹遇建州兵至
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
政襲破之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
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策功遷撫
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謀來告福
州亂文徽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
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
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入其城陷伏中被執送錢塘元宗遣使歸馬先進
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
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
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

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
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
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弈棋次頤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
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
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
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
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
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
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
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
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

宋司封員外郎許公 行狀

歐陽文忠公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

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一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羅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替善大夫監永興軍推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延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嘆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

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待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稍就學問爲善入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

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
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
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
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
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柅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
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
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
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可書以傳
謹狀

魏太尉羽傳

羅鄂州

大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云羽公
州錄稱司徒善之子別居錄之妻源其後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
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款隸門太

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興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
賦權酷之入盜為已用遣羽覆實暮年得羨餘以億計因言本州錄事
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為即墨未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
未均一大宗以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戶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
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臨鐵最上案
判官立位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臺閣目卿監為冗官欲復古
優其選擇諸曹正郎有才望者並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薄
許王府僚史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稱其有
心計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歷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
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祿錄其子校書郎瑾為奉禮郎後贈羽太
尉羽強力善處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誌

王荆公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

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青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關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撥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日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

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溝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羅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瘵毒旣除膏燹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適墓誌銘

曾文定公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歛之黟縣者諱師睦始有別爲黟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薄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旣葬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旣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就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黃文節公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史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續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附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旣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兗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某

兩娶言農卿諱之文曰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高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絲萬有魏昭獻相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與鄭公正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胡服變夏衣冠南韓太尉初筮起歛婺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勳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辟畏象魏燒燈粹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柎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士不救麥令無賦之恤刑豈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蛋戶口租計免請纓夷夏以蘇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始蒲魚塹海新城寶壙作渚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誘者斂任天子歎息侍郎工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

五千公調兵食佐王絕虎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博髮部
吏封冢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臥家史史不觀察獄色詞
取諸懷中及其機秘隙不容風有嬰其苦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放越待
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天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
分廷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致師蠻荆公
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禽獸獮之終以公策迺子順來
廣府任土荔子蔗霜餘歸執政修用歲常有凶史沆告公包賄詔使按
劾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為開南陽持節安撫歸節請老杖藜
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賓客既
壽而臧可思不忘脫身風波委蛻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溫恭好賢
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過書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奇嗚呼鉅鹿誰之不
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曾不容車印章疊疊天奪鬼瞰啓予
手足公則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維公履宮無有壞墮墓門有詩來

者詔之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修其似之
以書授人校書郎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會元與內侍皆門人魏綱上章
詠天書流劫劫禁無敢問權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難疏不巳卒
倚中貴人解犯禁無敢問權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難疏不巳卒
祇以罪人悉還之劉銀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廉高實五州獨未
二千餘人為徐其說罷柳州無名之役四百人後以太常少卿知廣州廣
除城為築城環之又疏江東門鑿東西澳為水閘及儀智高八寇圍廣
州五使復知廣州給禁卒五十得便宜從事代還糾察在部待郎集賢院
學士使復知廣州給禁卒五十得便宜從事代還糾察在部待郎集賢院
博六塔河而塞高湖北流權視之以為不可其後决可平不可塞而德
安以爲五溪之險師行焉道而諸將貪功生事以吏部侍郎致仕卒
太尉年七十子編續絳絃紳純網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縉
之合流鎮歲大饑度請報不及事乃先發稟論出之講試以通判與
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浴間機發論出之講試以通判與
其屬過焉後以右朝散郎知嘉州白唐開元獻嘉子而近世樂用朱
所產久益微不給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賢守哀之十一詩刻石以
紹將行賞要人多求者奉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數守訟不決
刑而還之為人孝友和審不受私屬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
格而賞不及亦不自

程待制節傳

楊端如

程待制節字信叔其先自歙遷浮梁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初負將畧有志經綸熙寧中朝廷有事南方以單騎啣帥命喻諸蠻既群酋送款上語苗時中曰程節未識其面真奇才也遷廣西軍使帥桂府十三年甚得蠻情每詔書因任桂人交慶交趾入貢嘆曰天子使老成安我海國豈敢自干天討初通西融道有本道錄置隆允州有本州記又有竹溪集三十卷終寶文閣待制子鄰字欽之初節亡蠻蠻猖獗朝議欲世其功奪哀襲交麾錢十餘年威名少不逮而恩有加終徽猷閣待制時人号大小待制節弟筠字德林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與蘇軾兄弟同年雖在謫籍音問不絕知陳留縣差戚里執役其人泣訴於太后太后曰聞其人廉更吾可撓其政邪試送其知真州詩曰君為赤縣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為戶部郎中卒有葆光集子邴字忠彥亦舉進士歷任都官員外郎著程氏世譜三十卷江南世氏多宗之節女洙通書傳能作

唐體詩長適史遷死遺孤繼不育洙即抵棄鉅錫盡所為文槩焚之父母欲奪其志不可疾且革猶手為書以謝夫族弟邴銘其墓曰卓行夫人○附蘇文忠公送程德林赴真州詩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奏授之也元豐天子為改容我時疋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駟駿冀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既如海養群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邴舉制策文行義為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乙集

行實才望

宋太中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歙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前公獻卿墓誌銘 劉原父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皆畜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娶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察善鈎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之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為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宜

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
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間公得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
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
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
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
州鑄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屯田
員外郎大臣薦可爲執法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
監鐵判官上初即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多可
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諸衛兵及省浮
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二萬尚書經費不足公
往眎之至則條發糴糶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充
爲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
患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囚入言

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有其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
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變置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
外武延川本羗地諸將欲功名請築堡壘擊壕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
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擊壕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
言邊事薦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
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見言事上聽
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荊州即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
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集賢院學士知杭州發石作堤以扞江
濤水不爲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
擾詔書問所欲施行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
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優之以爲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即皆
徙兩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曆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所居享年七十
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

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弟早天次
希及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秘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
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
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悅又
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無他世以公長者累階至
太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游同僚多
歷兩府者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
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
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羅
州志俞特制歸州軍事推官權領州事會李順反州城官吏多棄城
中老幼亦亡去歲可料州兵也公江州以過介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
斬以徇眾乃定後以御史中丞王祐宗薦為監察御史建言天下所上
瑞物不在圖牒者毋得以聞歷提點廣西刑獄初撫水蠻數內寇獻可
以為前守吏始息之過請發兵第言之上州夏特起為轉運使卒牛定

之為立互市築塞以扼其險自是蠻人不復犯邊推功官屬未嘗自言
仁宗時擢龍圖閣待制權吏部流內銓子希甫希孟皆登第希甫終和
州推官希孟息祐中殿中侍御史
希孟孫正圖復登正和五年第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按歐公撰許公公父同封行狀云許氏世家歙州今此乃云宣州

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父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

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

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

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眾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

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
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

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學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又無功
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買入粟塞下京師
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
高塞粟之償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
之術也行之果便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
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
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即治千艘浮
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二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
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
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
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
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

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慚矣願乞臣
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
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
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
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
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是先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
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
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嘗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
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
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
鄉之某原其所與游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
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

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所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望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求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胡司業仲傳

羅鄂州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俊為莊周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紹異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移按就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祕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以親嫌改符寶郎遷祕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

責監杭州樓店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錢數百千積藏實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積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繪其像在學校又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藁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仇字彥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任為宰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積官至大夫贈正人神在太學

朝請大夫直祕閣汪公若海行狀

汪正夫

公諱若海字東叟新安歙人而收疑美姿挺特年十八游京師入太學連送禮部靖康元年女真猖獗馮陵中夏朝廷詔求知兵者公銳然應詔及赴有司日未三刻紙筆告窮榜揭遂居優等時朝廷已遣耿聶割河北地畀敵其年冬再犯京師公以為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敵高宗皇帝以康

邸聚兵相臺公於是上書樞密曹輔乞立康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奏淵聖制可俾公爲參謀如高宗所宰相何臬執異議以道梗爲解不果遣王城失守公述麟爲書以獻謂兩宮蒙塵義不苟生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及異姓僭擬縋城而出觸干戈趨山東芒鞋短褐謁高宗於濟州首勸進以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早登大寶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訪問錫以衣服巾履甚寵補脩職郎充帳前差使留居帳下偶誤出中軍帳門再入則聞者以無號止之因而腹痛大病瀕死遂不復再進扈從至南京高宗皇帝登寶位大元帥府結局推恩改承奉郎除江南經制使屬置憲轉承事郎除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石府朝廷以張和公宣撫陝西議未決公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以東南之尾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袖所見見和公其書云云極談終日和公悚然欲言於上辟公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

忤執政意求補外通判沅州讒者乘間入言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也江西其參謀官湯東野與公有舊得公於路喜其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公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設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卽舉軍東下公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張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曹成疑貳有他志公移書責之成怒將殺公公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曹成遂遁公遺李宏書使刺曹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馬友群盜解散公遂以王林五千入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是時朝廷方分遣偏師出殄餘寇公以爲爲天下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著平寇策以獻朝廷悉用公策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後降湖湘遂安公尋復承務郎監潭

州南嶽廟除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預祗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
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背盟奄集城下結壘滿野時太尉
劉公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於朝無敢往者公毅然首途竟進
在所具述劉公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敵果
大敗去除淮北宣撫司機幕柘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除通判
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信州秩滿叅湖北帥司議是年閱五
轉至朝請大夫除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卿許久不見一向安在除直
秘閣改知江州到官歲餘丁司農公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公護
上流而公不幸死矣時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于漁梁山妻碩人趙氏皇叔故循王士儂之女子
一人撰書朝散郎通判常州孫男五人女四人公豁達高亮深沉有度
自幼不習世爲世俗章句學字畫行草自爲一家於文無所不能採紙
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者比成章鵠厲風發憤發萬口論兵幾策時事決

河漢灼著龜不足以當其豪且審也其麟書引獸合事羅百獸而尊
使賣國叛君者讀之色愧其移群盜書及平寇策縱橫明辨聽者悅從
比及攘定皆知素畫平持自許好奇倖倖慕魚舛連慷慨多大志慕
馬文淵高宗嘗以片紙書公名諭張和公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和
公去國不克召故相秦檜忌其才且潛邸舊辱遠不使得用用亦有不
試一迨檜死乃獲再望清光立談間亟分訓寵且曰是朕起兵時主簿
蓋以光武遇馮異之意待公也迹其際會使久在列近所植立宜如何
九江之政清而惠比其去舉城相與泣呱呱不忍捨公與人交襟懷豁
如無貴賤悉得其歡心朋急濟乏傾困廩不憚也郊恩延賞首官其
弟其輕施篤義行於家而施於人者類如此謹撮其大槩以俟立言之
君子云

宋故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新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追復龍圖閣學士汪公勳墓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巳酉葬會昌鄉蜀里北庄村嘉定十二年曾孫綱以舉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靡太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循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永京口制置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群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尙

事不學無識竟罷斐收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歎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鑊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効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馮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遂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偏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叅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喞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喻意相磨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忤忍欲有所建白荅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莫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注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

就田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
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及然
代燎政以慈愛爲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
書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爲民借留葉
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
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剋難
焚沃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
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
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
立少傳父才貴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道潰不相知毋舒氏
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
無一亡失鄉人驚異言是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
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曠湖

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
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
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
贛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續知永興縣綬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欵盡自少至老不欺無妄充簡樸安
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
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賧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已
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善類合一追述祖
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
而已銘曰

治古若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迹不存
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偃我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
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

兩聖人深照厥成始黜終復生寃死榮墳彼北莊其下靡刻蜀笄仍存
翁仲猶默碑銘新持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無忒注提刑作璽字必
長子少府有聲場屋預鄉薦入太學補承務郎授浙西倉屬江右帥幕主
管臨安府城北右廂乾道初元歲被朝延錄救荒之功主奉常簿知桐
川樞密院服除守延平會甫守引嫌被旨兩易秩滿入對乞哀二十年
間實恤詔令為一書冠以戒刺之辭俟監司守臣陞辭曰各賜一本終
更仍令以所行復于上而當罰之又乞蠲興化三縣民丁米錢一萬四
十餘緡除提舉湖南常平茶監就除提舉湖北刑獄巧祠終于家年十
十餘居官亦然三子義和義榮義端為弟作冊後○侍御義和字謙之
知隆興新建縣特講荒政條畫備具視早白府帥曰早勢特甚已許放
八分矣帥怒其專公執愈堅帥為變容從之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治縣
有聲堂審命倅紹興連丁內外報服除守武岡每大比附試于郎歲貢
一名公謂郡統溪洞民尚武健欲變其習莫若崇學校科舉乃請于朝
竟得闕貢闈增貢貢士子勳碑頌記秩滿除太常博士兼禮部郎官樞
密院檢詳館伴正旦使使使福几筵未徹使以樂請公折之口國樂尚
禁使人豈宜以此為請虜使而止除右司郎中兼檢討玉牒除起居舍
人繼除侍御史兼侍講兩月卒于囚人綱終戶部侍郎郎紀繼弟義的後
終贛縣丞統吏部郎官浙東帥憲續漢陽守○奇丞義榮字煥之與弟
義端同登乾道五年第授刑守桐川世辭此謝了姪俱叨賜第玉音褒
諭云皆足冠子足見義方之訓知崇仁縣有豪猾武斷持縣短長不
敢出氣乃籍其姓名悉置望風知警遇早寃心恭政口內外服除差
江東機幕幹辦請司審計知桂陽軍那經續冠焚掠之後城堞圯毀乃
增築樓申畫達道始以最開除大理寺丞卒緞直寶章閣前知太平州

常為軍器監丞○給事義端字充之弱冠廷對為第三人祖樞密公
之弟道五年也授奉國軍節度推官丁內艱服闋充南外宗學教授不
久除太學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太常丞權吏部郎改工部知溫州明年
兩易嚴州主簿守池陽召對除侍左郎官紹熙四年除監察御史改除
其輸而返其田守池陽召對除侍左郎官紹熙四年除監察御史改除
軍器監知州性剛除起石舍入寧廟臨衡差充賀金國生辰使言
虜為難所憂今和議雖成未可遽當為自治待時之策除書在口人兼
侍講遷給事中除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改寧國府進軍文閣待制帥
紹興公念此邦和買之稅除徵賦則待制丁母憂服闋起知婺州帥隆興
和買并五等未納之稅除徵賦則待制丁母憂服闋起知婺州帥隆興
皆巧祠知鄂州到官未幾以病卒年五十八有婦隱類彙奏議蓋
于家子絃登慶元龍飛第終知興國軍繹知寧國府繪為監簿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二

乙集

行實 才望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贈特進程公 叔達墓誌銘

楊文節公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追騎躋門遺以書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嘗搜得之今刻棗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以為不可是時萬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還往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旨往上饒問囚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鉉選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指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與此願既而山路崎嶇難以再經拏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蓋萬里平生之舊相識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一

久而已公既沒萬里哭遣家僮吊焉今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
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忍辭公姓程諱
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曾出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
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
謚忠壯迨全朝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直學士邁
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千載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
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太孺人碩人公少穎異伯父奇之令從樞密巫公
學方中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光化軍教授以
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造朝虜酋亮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
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厲兵馬守淮漢募義軍遣間謀理財用陳大喜以
爲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瀟待下簡而充公不爲屈趙謂
有臺諫風即委以府事且屏後覬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通
州諸御史薦爲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

皇帝憂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
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上大喜語執政曰誰肯爲朕盡心如
此既周視諸邑見上上迎勞曰卿振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
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趙抃之會
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帥臣
察所部之官吏或罷或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書者罰之斯二者
不可緩也上稱善除右正言見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已和戎
公言勿恃和以爲安必因和以爲備復言廣盜始平湘寇復作蓋官於
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
以察郡守妙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爲公廉孰爲苛刻或辟置或罷絀至
於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損上即召群臣集議于御史府選監司一人
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獄柳冠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
速發勞近精銳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將鋤

爲良民持兵爲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明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攸司著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賴公建明表裏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於上則僥倖息於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仕登仕除獄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學高衮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借補亂法亦甚矣有旨押歸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有爲丞十日而遽攝負者有監門數月而驟權郎者望詔執政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爲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曰者廬州守臣張師顏奏蝗徧田野今乃諛言蝗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從臣召還者請復免役錢公言身爲邇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爲刻剝是可不可斥遷左司諫言民困於執役及和糴四弊上曰朕嘗遣使按察在諫省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上再三留之

曰朕方欲月印尋以母憂去服除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衢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陛下厲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爲然有志不可不養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急速於用則或沮頹母挺宴安毋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東鄉部也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書繡云既賦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由錢曰宣城石木錢皆繡除之仍損米數千石贍宣之之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者多取八十緡即奏繡減又言徽絹錄兩昔輕而今重民以益困有旨十二萬匹減四之一公喜謂人曰大哉聖王之仁一舉革二百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浙西提點刑獄辭行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既數日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其簡記如此公言王牒凡例止袖實錄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讀書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

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求前代賢聖事業而施之天下一日講周禮至泉
府因言其法本欲斂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所以
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之法以取二十二之息故天下
卒受其弊用經之誤如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
多至加倍理訟獄之負則專務罰金甚至周內罪名沒入生業大則獻
羨餘結權貴小則私盜取資妄用民日益困不可不懲上曰亦非不懲
更當痛革右史蕭公燧在旁與聞出而大言於殿門曰講讀官得人可
為朝廷賀尋兼直學士院二年四月兼中書舍人又以兼官過多力控
免去一日召見因言傳聞江東淮南多旱願脩德以政省刑薄斂庶人
心悅而天意得上曰亦聞江東閩兩方以為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
可喜漢唐之亡皆緣歲荒盜起朕每憂念常至五六月不敢去心公退
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
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詔

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機閱連書于前俾得參考不然依
舊制繳奏十一月召見賜坐上曰卿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命
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超越上曰何也公言舊景
局請闕本以待選人資淺之有才者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
事官願以京局諸闕仍舊歸朝廷公每論諫上必嘉歎即施行之再召
見論敬天愛民有志事功二事其論敬天曰臣承乏司宗筮修玉牒因
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陛下鑒圖而法文王不
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
覺有益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上顧左右取圖
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嚴恭寅畏尤當以為法公言陛下既知所
以戒又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上曰朕方用卿何數
求去退而力伸前請上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
龍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太中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湖南轉

運副使帥劉焯久病廢事民方然咨公爲辨決囚滌滯除弊遇水旱
與蠲租振贍人呼舞曰非運使我等皆當死徒嶺海矣又下令通財以
本司緡錢助衡郴道末者凡一萬三千緡又代道州輸歲缺之錢一萬
七千緡積逋大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永州旱米四
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爲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
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塞涂其後潭帥李公椿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
謀帥上命執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李椿奏某甚得湖湘民
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選
任之宜消弭之策洎至洪以所部多盜申嚴同惡及他盜捕告之令一
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罪而犒之盡縛群寇尸諸市屬邑
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
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閭公分遣縣官精敏者核其欺占其實百
年遺糧散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巽中禁軍者亦千巽時士

卒營壘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爲之築室三百餘間居一營月
服給按惟時書劄夕警無敢譁邀復請州置備將一員擇其久於
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郡云吉之兵謀于牙門公以平
臣與兵鈐不誠劾罷之擢賞僉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二月
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卹民隱其惜官威甚於家貧帥洪
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爲緡錢二十三萬有奇爲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
者以爲多於王仲舒云十二年八月上一日忽嘗諭執政程叔達隆興
之政甚美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不雨公每禱雨舉室不如
輦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孰公去江西旱十四
年引疾丐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去之
日如始至在官束脩之問近比宜受者積八千餘緡皆入公帑因任至
再宜受禮物亦以犒軍旣歸宅旁治小園曰西塾有堂二曰葵心曰秀
野鑿池沼種花竹逍遙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以嘗

爲東宮講官再轉兩官時舊學悉收召公獨以與執政隆興合符小忤
壅不以聞奉祠四載引年納祿遂以顯謨閣待制致其仕今上皇帝即
位有詔撫問遣使賜銀奩藥茗詔有渴見之語公感泣拜賜慶元二年
十月特除華文閣學士賜衣帶僉論始伸公年高益健一日對客忽有
不脛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惟日食寢減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正寢
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
百戶遺表聞天子閔悼加贈特進娶黃氏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
人鑄年十九預國子第二名薦早卒鉉朝請郎行將作監主簿錫承議
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天女四人適進士黃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
陰縣事黃榮通判台州金德樞密汪公之孫義實曾前卒孫男源洵俱
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重逮事四朝守正不撓始終一節感孝
宗睦厚日思報稱所論列封駁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孝宗嘉
賞顧左右問學士爲誰以他學士對公終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於人

族信於友撫姊妹甥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志養不盡爲
終天之戚復舉太中資產遺諸姪且官伯氏子慰下泉意族人病於鄉
正之役則剖私田倡義役諸鄉徇之其利甚博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
焉唯學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柢書法得急就體生平著述曰
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牋曰論諫曰承華故實曰詩牋曰宏詞賦
頌曰歌詩書啓記序雜文凡六十八卷歲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
四朝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宵於庭家人大驚沒于慶元
三年七月十四日葬于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溫程公曰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毅毅程公玉立維嵩高雪立維
松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異不同邦之獲龍氓之黃龔睠非不隆不詭
其從不究其冲其乖其逢森嘗謂諸牒重事也纂修之責刊誤爲牛詩
論疏畧而隨聲附和訛以傳訛則是其祖
天旺爲遷葬之墓文胃山忠壯至天旺後夫謂忠壯之後有天旺非也謂
也天旺爲遷葬之墓文胃山忠壯至天旺後夫謂忠壯之後有天旺非也謂

宋故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宣奉大夫朱公賜諡行狀

談料院

曾祖溫舒故不仕曾祖妣程氏

祖常故不仕祖妣吳氏

父逢時故贈中大夫妣吳氏贈令人

公諱晞顏字子淵微之休寧人先世系德輔林壘中大起家履善亮自力每曰功名富貴不必當吾身我後必有顯者俄感朱峯羽仙入夢已而生公公生而秀異童非能屬文纔冠入國學故篋孫業益有聲閱歲擢進士第時隆興二年也未注擬聞中喪星夜奔赴號毀若不勝終制調荆門軍當陽尉當陽被邊蕭邑公協贊令長備禦慰存一境安輯湖北沌河瀰漫數百里葭蕩叢菁為盜淵數舟行所經無脫免者公請諸司乞治停歲資給之家嚴防巡禁戢之法盜發地分處實以聞

或掩匿許人越訴宣撫使王公炎歸之就檄公措置公復請舟之入沌者斂官司晝日時舡隻申請司及出沌申亦如之過期而不出者即知其被盜應時會合掩捕又設方略擒賊首黨與駭遁其害遂絕至今猶循其規時韓立曾攝夷陵令監司有不樂者以訪聞置獄且誘承勘官以薦削俛文致其賊罪考掠無全膚韓遂誣服案成王公檄公錄問公視其爰書錢物皆非入已經駁所鞫凡三日而獄平秩滿用薦者關陸從政郎調靖州永平令靖介于夷獠永平為附城號難治公撫以恩信皆得其驩歲時熟界戶丁來縣庭踏歌擊鼓致謝郡人縱觀謂前此未有也民德之生為立祠淳熙元年舉員書考及格改京秩知蘄州廣濟縣准右民兵自虜退後歲調往合肥教閱貧弱者多狼狽道涂愁怨整時王公希呂為帥公以書力言利害乞就各州縣閱習緩急以保鄉井王公然其說以聞于朝四年秩滿通判閬州閬在蜀居四路之中經總制之屬歲入緡錢幾百萬有司復責增羨民大困公積入為出酌三軍

之中數力申總領所爲定額公私皆以爲便總領李公昌圖委公行跡
邊徼公雅有四方之志欣然繇劍門入漢中歷岷鳳瞰秦隴覽山川之
險要考秦漢魏蜀之遺跡道出武興爲吳公挺言之吳公嗟異曰西州
無子儔者知成州馬琬得罪於憲使按其贓內一項爲錢萬八千緡時
憲使得以粉牌直達四路事官吏側目觀望風指符合體究朝廷下興
元帥司選清強官鞫之帥以委公公盡索券曆攷驗其錢乃先期發往
總所魚關充糴本者收附甚明竟爲辨白李公與制帥議欲擇善郡奏
辟公以母老力辭八年赴闕授知興國軍入對其一論士大夫誕謾之
習相師成風今後有建議之人大言無効乞斷自英監如太宗朝除籍
削任追納賜金使天下之人砥礪名節趨事赴功一論西南夷近時開
邊釁者皆起於官吏或虧其互市之直豪民或侵其旁界之產以激其
憤遂至解仇合黨而反讎於我又鎮寨官平日虐用土丁使其亡入以
爲鄉導乞下制置與逐路監司嚴行禁約一論四川茶馬司於岩昌黎

文等州市馬萬二千餘疋不應格者官既不買又禁民間私售夫馬在
官與藏於民一也與其棄之化外孰若養之民間爲吾外廐邪乞聽軍
民從便收買緩急可以獲用既收夷人之心復與省地之利一論銅錢
滲漏入南北二番乞禁鮮鹽入界沿邊不得用銅錢及有市舶去處亦
止以鉄錢行用孝宗並嘉納之俄丁吳令人憂居喪尤盡禮之生二本
于房服除差知靖州入對便殿首論通判貳郡守之權參議贊帥臣之
事乞加選擇其老病貪懦無資者不得預茲選又論諸州鞫勘公事獄
官必先具節款以探守臣之意輕重高下無復朝廷之法且獄官承勘
不公自有簽廳及司法可以疏駁州郡監司可以按發何必先具節款
乞行下諸路違者許監司按劾臺諫彈奏又論襄漢之地在上游爲重
所以通吳蜀爲一也境接唐鄧土野平曠漢江淺狹隆冬可涉而出成
軍馬如遇調發則聽鄂州都統節制襄陽逼近虜界去鄂阻遠緩急俟
其往回必不及事况鄂爲內地不必重軍襄陽極邊戍人單少宜移武

昌大軍戍襄陽留水軍控沔鄂以守則固他時進取之計何求而不得
孝宗稱獎再三曰卿言極是且與公反覆論虜中事體公具言始末因
歷詆辛巳歲謀臣戰將之失及論進取所當先糧食所當取孝宗曰朕
他時用兵亦只因糧耳非卿莫能為朕用者公感殊遇復陳說數千言
辭意激昂孝宗猶未進早膳也公退扈帶環閣迎於殿門謂公曰對揚
合上意未有如公者行且大用矣翌日宰執奏事孝宗謂曰昨日朱某
殿議論極可採有才如此而棄之遠郡豈為朕用人之意可別與一
近闕差遣諸公以不素料錯愕莫對會虜虜擇守遂以易靖吉俗號珥
筆訟牒紛委公處以簡靜裁以果達桀黠退屏獄犴衰息值歲中歉公
夙宵講究先事備豫明賞格以勸分示刑禁以戢盜前後三上奏得米
數萬石賑給單弱鞬柅姦蠹人受實惠豪右無過糴細民無流移明年
歲稔公又痛裁冗費輯材鳩工增修城郭改築學舍民不知役士論尤
歸之磨勘轉朝奉大夫廣右鹽法客鈔不行孝宗妙選帥漕往究利病

於是以應公孟明領帥事除公轉運判官且趣令赴闕公入覲天語勞
問數四且曰本欲留卿西廣鹽筴故甚舍卿無能辨此可與應某共審
實務令經久可行公謝曰臣駑鈍不足以仰副隆知不敢愛力孝宗為
動容公又上論西蜀事宜其略曰今所謂邊非唐所謂邊也唐為邊患
者止於雲南六詔故以益州為襟喉之地便於經略而韋臯李德裕高
駢輩皆居劍南若今日西蜀自我藝祖斷自聖模畫天度河為守夷人
震懼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此其備不在成都也今之蜀
正猶三國之蜀北與曹魏為隣諸葛亮據箕谷攻祁山出散關圍陳倉
出斜谷擣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渭南未嘗一日安於益州而今
之制置使乃居成都有終任未嘗至漢中者尚能為陛下控扼北虜窺
取中原邪今之六詔成都帥司之兵自可以備欲乞移制置司於興元
與荆鄂建節首尾相應與元漢高帝所興之地褒斜谷正在其間昔魏
延言於諸葛亮請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不十日可到長安

而公從斜谷來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正今日形勢也又論士大夫風俗逞私憾以相詆訐乞戒勅百官精白一意以奉公上被趣行之旨兼程踰嶺遂上鹽奏其略曰臣入靜江界延問父老皆覺額告臣以賣鈔之害謂鈔法初行靜江尚有富商數十家可招誘自乾道變法皆乾沒所有多轉徙湖湘其存者又破家蕩產矣府歲發縣就賣之鹽為宰者即置酒招致上中戶勸誘認數實則視產稅多寡抑勒承買不從則以刑法脅之令先以砧基簿抵當入官既得鈔請鹽又有川涂之程舟車之費磨以日月耗損不貲而受鈔未幾官催入納急於星火枷錮捶楚無所不至一二年來上中戶亦窮困為下戶而官司歲科不已或三五籬或十數籬其力不能自往般請必至低價轉售約所納之錢所折已半矣又有荒廢之產賒抵在官或沉失或死亡官司不免勒隣保認納一人之錢波及數十人人人愁怨已不聊生會府尚爾諸郡可復有商可勸誘邪夫變為客鈔建議者徒以官般科配有食貴鹽之害不若

客鈔便民使朝廷貪愛民之美名而變其法自今觀之靜江官般之前斤為錢百變為客鈔之後為錢百二十矣尚何便民之有諸州守臣為巧計者差衙前及出職吏人詭名客販公然官賣既獲其利又得歲計增給用度寬紓或乞免歲計或乞放殘稅稱是自能撙節敢為誕謾以希幸進建議之人更相容庇以為鹽筴之效凡所以為州郡之備者悉以廢弛恐致蕭牆之禍噬臍無及陛下前以人言而變法今以人言而復舊何容心哉奏入有旨令從長相度復舊法毋致再有科抑公於是朝夕講究通變之策或畫項條陳或每事指奏詳瞻明白事悉施行法至今人安之由孝宗之剛明而公能力主其說也公以久去墳墓力上祠請有旨令再任公守法益虔涖事益精又一歲除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以初復鹽法措置有勞也公至襄陽條陳備邊便民之策其論控扼衝要則有分屯江陵之奏論額外効用則有收刺子弟之奏論剝淺船卒則有省費去擾之奏論請佃官田又有限年首實買契之奏公深

知民間纖悉利病時張公杓帥襄陽相得驩甚而張公尤服公之識鑒再閱歲除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進直煥章閣特紹熙四年也公年六十矣再入炎嶺無所顧憚初公為漕樂易撫下皆有恩勤既開府號令嚴明矩矱整肅胥吏慢悞部屬警勵故舊不敢奸以私談者以為適為政之宜帥司每歲差官吏至邑之橫山寨買羅殿自柅馬不下三千疋費錦彩鹽銀約二十萬貫循習多弊公申明措置凡十九事少年蠻馬紛至且多良者浚興安縣靈渠秦史祿所鑿以達湖廣之漕者又增治城壁為屋千八百八十間越十月而成蓋南方土燥城必屋覆而後可又屋制如常則無以施守禦之具公乃創意樣若戰棚內庫外崇上施帶枋櫛比圓角圓角之上復布簣載塗而復以瓦甃其堅壯可以拒砲石立戰士外簷包砌女垣可以施弓弩用竹瓦木磚役工皆以萬計無毫釐取於民事聞特授中大夫以獎其勞慶元初元冬召赴行在所二年三月入對俄除軍器監赴五日丞相余公謂公曰上

知公可用適選餉臣公能為朝廷一行否公答曰東西南北惟所以命不敢以內外為間翌日除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公至治所稽攷財貨本源歎曰國家財計如此而用或不給滲漏多而浮費侈也廼痛自節損室踴剔蠹不顧眾怨如諸州綱運至倉者監守胥吏以至棹梢表裏造弊所納濕惡儲積易腐公閱吏數踰百供倉官騶關者復倍之公曰此皆雀鼠也於是悉汰冗食疏為定額明示要束人莫敢欺朝廷歲下和糴乃自措置收糴得米十四萬石價視舊損十之一辦集又在諸路先維揚城初計修築費緡錢二百餘萬日役萬人者半年詔公往來董眎公覓其城堅壯徒為巨費即以狀聞曰揚州之城本太祖皇帝平江南時所築臣斬其根土堅如鉄軌至數尋視軌之文有饒歎哀撫衡鄂萊海字乃知藝祖既混一區夏合諸郡之力而城之規模遠矣史臣謂周世宗令韓令坤築蓋傳誤也閱實元料百用其一慶元三年正月陞本寺卿以修城省費和糴先辦也運渠在潤境百二十有七

里歲久閉塞小旱輒膠舟公覩諫壁丹徒平視江潮乃浚二渠直達于江各立斗門隨潮進退而啓閉渠不乏水人饗其利四年春有旨赴寺供職公歸班面奏二事一曰椿積軍糧二曰招刺子弟大略謂朝廷歲下四總所和糴各數十萬石令守臣認數椿管以爲先備也然總所經常之米或因州縣荒歉或因綱運欠折宣限迫急未免借充歲復一歲厥數滋多所謂椿管者徒有虛名乞取會每年諸州水旱除放及綱運欠折之數別行科撥應副總司其椿管之數止許以陳新相易不許充用庶幾緩急可恃又被堅執銳之士招之於鄉井之窮民不若取之於軍中之子弟彼其生長轅門素習技擊弓馬便利膂力剛強與鄉井窮民有間也今軍中兵額虧甚而招刺之法不及使之仰給於父兄而口腹每不足寧無意外之慮乎乞下諸軍遇有額闕悉以子弟充刺數千百之精銳可一朝而得八月遷權工部侍郎俄兼實錄院同修撰五年六月兼知臨安府帶浙西帥事尤繁劇公以近侍史館兼領處之裕如

猾胥自戢郡偷潛遁京城肅然部封忱服九月轉太中大夫十一月守工部侍郎兼職如故明年春三獄皆以空告上賜爾書獎諭公頃仕蜀廣屢冒炎濕浸成疴疾至是增劇力上正祠之章聖眷采隆褒詔不許給告十日祈請愈牢始免知府事四月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遺表上聞朝廷惋惜贈宣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風骨峭整若不可親而接物則和平樂易辭氣質簡若不委曲而折理則瞻蔚精微性友愛故產業悉推予昆弟俸餘又經紀其生官旣通顯官其猶子三人其二以郊薦義襟倜儻親族故舊之以匱告者至輟衣食以贍公爲學務爲有用尤加意於詩其在南中所作多載續桂林志遺業巨篋藏於家者尚未編次自持麾節尤務收拾人物屬吏之有才行邊將之有勇略者每被薦拔居顯職娶洪氏忠宣公之幼女積封至令人令人之在室也其兄樞密導時在翰苑以書抵兄丞相適曰必欲妹有歸無如朱君故令人歸于公令人動則有法勤儉恭慤人謂公之賢有內

助焉公之薨也令人哭泣致疾後公十二旬棄世子男三人克已脩職
郎前衡州司戶參軍立已將仕郎成已登仕郎秀美而向學女一人適
宣教郎主管佑神觀汪網侍御史義和之長子也才器邵博公與人
愛女甚篤故遇汪君加厚公易簣之際司戶官衡陽將仕及登仕尚幼
公以後事屬之且字呼之曰吾得瞋目有仲舉矣孫男一人未名諸孤
以嘉定元年三月二十有二日葬公于楓林之原令人耐焉遵先志從
祖塋也將葬司戶走介以書來曰先君子行實不可以無傳子盍爲載
之論惟魯不文辱公殊知公帥廣右以所知薦公貳冬卿以自代薦今
將奚辭謹狀公歷官行事如右俾名世之士誌隊表阡與史氏編錄於
此乎攷謹狀嘉定元年月日門生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談論
狀

宋故中大夫司農卿守集英殿修撰致仕休寧縣開國伯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程公墓誌銘

程端明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
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庠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
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玆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
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
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辨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
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
更餘五十年其爲州也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
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
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
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
火政決滯訟增解日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固空天詔嘉獎以尚書館
此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而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

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峻無帶淹之嘆膏梁無僥倖
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網運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
之墓以屋風化凡游觀之地一斥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廩凡可以爲
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
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內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
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
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陞補之弊嚴招刺
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以嚮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
公政績滿粵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
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
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
簡公之訓飭也袁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
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

之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營兄弟之後
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
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贏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
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玳出同譜居同里仕同朝道同
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玉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家隆古是式登進一
朝百年封植倚與公才萬夫之特賜知其二回知其十不如不吐強哉
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
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

猶爲時惜雪水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

寧波志名臣程

東道常平茶鹽權沿海置司事嘉定六年到任以東錢湖它山堰灌
漑其傳每患漚北單始置田租以所收歲給浚導者慮畫歲遠接錢及
田音器服以勸學獨海錯果蘇之征以惠民城郭戎器倉
塲橋道以至公府與鄉飲之器具織悉留意人服其整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三

行實才望

故宋提刑汪公應元墓誌銘

程文清公

公諱應元字尹卿曾祖友成祖大昕號養拙居士考言忠贈奉議郎妣
 吳氏贈安人公紹定辛卯領鄉薦冠書經明年登進士第調長沙戶曹
 不由介紹以才見知臺郡薦剡交上時連帥忽視其屬莫敢與之可否
 事郡度出納異量歲贏萬斛餉所廉知索米如納數公獨請曰籍令此
 米不歸餉而歸州且不可况民受害郡不蒙利宜一用公量帥從之邦
 人至今蒙惠郡博士偶虛席暫攝其事闡明理學士心悅服秩滿調北
 外酒庫京兆尹大資趙公與壽亟稱其才羅致幕府裨贊惟多居無何
 中法科除大理評事昭枉雪滯讞議精詳王公伯大謝公方叔為憲部
 長貳咸器重之爭先薦舉改奉議郎宰廣德之建平謁郡白事首及蠲
 積逋定月解寘期會持論公平郡不以爲忤既至邑剡除苛征疏剔滯

訟兩造在庭吏不得售欺邑土狹人稠僅僅自給有持淮餉檄強糴者力却之民賴以無飢在邑歲餘詔還舊班尋除太府寺丞兼權刑部郎官四方具獄來上件目孔繁閱實其辭纖悉靡遺遷太常丞兼職如故禮刑並領廷紳榮之駸駸鄉用力以外庸自請轉朝奉郎知泉州兼提舉福建船事泉夙號富饒比年公私交匱下車訪求民瘼以儉濟實絕宴私屏例冊與諸邑約郡不遣吏督縣縣亦無得遣吏督鄉官若民俱便之滿歲善狀著聞陞直中秘郡瀕海泄錮之禁甚嚴有敗獲者挾鄉要人書求免不聽卒寘于法用是撥禍去官軍民戀戀不忍舍公論隨白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徜徉家林略無榮進意上念左馮地大物蕃徃獄堙鬱思得通經術明理法者往司臬事遂以詳刑起家訓詞有曰爾志尚端介聯中兩科位丞郎則裁讞明允秉麾節則民旅信愛與道偕行不驚寵辱朕甚嘉之左欵去天伊邇起吉人觀刑之中以人民隳彘時方臥病感上殊知力疾就道入境領事務從簡儉迺吏取給行帑一

毫不以累郡縣自懼婺至越親詰囚徒立爲遣決先聲所至貪墨吏凜如立水檄下郡縣簡而信罔或愆期常曰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格言也吾敢不勉察辭必審議罪必當夜以繼日孳孳旣厥心宿疾頻作扶櫬治事不輟竟以羸瘠不克支終于官舍寶祐丙辰七月五日享年五十娶羅氏封安人子幾先以裡祀補將仕郎女適進士鮑慶雲其甥也公幼而敏明勤於學問與人交不事邊幅至於居官臨事予奪一揆諸理無所回撓能奮起孤寒以職業自見入都丞郎出秉麾節聲燁然天不假之年未究厥蘊人共惜之初家居暇日嘗遊覽麗西之穎源喜其山水明秀慨然有樂哉斯丘之歎旣沒之二年幾先卜宅兆于茲以十一月庚申奉窆窆從治命也先期述其出處之槩來謁銘予再與公同朝每語及侍邊所聞未嘗不相規以善期稱先志觀其所以自期者未艾也而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秀而整兮玉清霜凜穎而悟兮今涵古茹擢兩科兮名揭義城登宦路

考靡疾其步遽摧軻考求閱斯丘菟垂裕考以蕃以庶

工部侍郎程公元岳傳

程敬所

先公諱元岳字遠甫歙縣槐塘人丞相文清公之從弟淳祐六年領曾薦七年入太學寶祐元年登別省五月廷對姚勉榜賜進士出身初授迪功郎真州司戶參軍改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四年改差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陞循從仕郎轉承直郎六年除史館檢閱開慶元年改奉議郎除太學錄繼除武學博士景定元年率學館同僚上疏極言時事三叩闕遂出國門有旨命留尋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二年改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磨勘轉承議郎發遣興化軍四年轉朝奉郎除宗學博士御筆有云擁俊望以重來知直心之猶在除監察御史繼除右正言兼侍講咸淳元年轉朝散郎御筆除殿中侍御史二年轉朝請郎八月除權工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十月權尚左郎官三年恩封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二月累疏祈

開旨除職典郡同日陞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節制屯戍軍馬有旨疾速之任值父憂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時咸淳戊辰五月甲戌也距生嘉定戊寅十一月十二日自號山牕所著有山牕集若干卷配江氏贈淑人合葬二十七都煙村生三子白膺祖曰昭祖曰崇祖以丞相恩授承奉郎待銓江東漕運宋史度宗紀咸淳二年四月甲申侍御史程元修德之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休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有三日壽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宋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贈朝請大夫知慶元府陸公夢發墓表

方虛谷

予友故太府寺丞陸公諱夢發字太初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三日生德祐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國事捐軀享年五十有四

是年冬十一月其內封孺人劉氏與其孤文麟等以其柩歸明年夏四月葬於歙縣南鄉辰嶺之原後八年予訪文麟拜其母堂上知昔者之葬兵氛熾攘叙行銘德闕弗講乃為文以表諸墓上嗚呼予尚忍表予

友哉始公以承節郎江東轉運司解送禮部別院奏名中寶祐四年丙辰進士丙科換迪功郎監泰州富安鹽場不赴監建康府大軍倉辟江東安撫司無爲軍節制司並準備差遣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內艱服除辟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班改奉議郎辟知溧陽縣終更辟准東總領所主管文字未赴江東提刑司以縣逸囚按免二官公亦適值外艱服除堂授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監行在所權務茶鹽事之二職者非材不畀一武即登朝入清要會聲實敗國其狎黨御胗醫工蔡幼習竄廣州華亭縣之上海有富人亦蔡姓賂幼習名其戶曰蔡御胗以辟科徭例沒入貲產朝命公往簿錄偕行武臣永嘉蔡起莘第遙坐屋外諉公入室檢校逮出群兒攢槩格官吏起莘走免而公與賊戰遂歿于水事聞擒賊獄治下廣州斬幼習險公朝請大夫知慶元府若生前云者以小民殘殺奉使諱之也文麟如海上號泣河濱久之乃得元身具棺歛士大夫殉王事蹈鋒沉淵得委質之義夫何憾而蓄厚施薄則君子

痛之公先世本吳人遷開封府五世祖惇彥紹聖進士官至武經大夫建炎間扈從南渡仕于金陵曾祖榮再徙于徽州歙縣祖安國皆積善樂隱而憚仕父師夔以公累官宣義郎宣義精湯醫不伐能不責報是生文人用大厥家公未冠試郡校率首諸生公爲詩有聞於深居馮公去非苦鍛酷鍊邃挾深汲忘殫廢寐不愜意不止至爲文謂初心馮公夢得嘗語之故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剔于百氏極於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故詩之用意常幽遠而文有樊宗師宋景文之遺凡公未脫選以前歷任皆留金陵最爲制使裕齋馬公光祖所知專爲治牋牘強祠部之於韓魏公李姑溪之於蘇定武學者謂公婢美公湛思好謀然終不深而疎孝友于家謙和于鄰間喜狗友朋之急經術詞章可講讀文字官而治邑以吏能自任審措綿密溧陽之政士民德之常欲卜居南徐已而復歸千里締新宇以其舊畀其兄公毋洪氏封安人男五人長文麟孺人劉氏所出次文鳳皆將仕

郎次文彬文龍文虎女一人定姑未行孫男一人景星遺文曰烏衣集
圻南集又有別集公所自纂親題曰曉山零集詩總七百餘首多與予
賡和者他文未暇編次予少公五歲公初廷對與予偕行後兩舉始筮
仕湖海桑梓出處過從悲酣歡邀矚遇殊異慨念予平生知己者鮮感
公疇曩慘愴哀傷嘗見公辛儉崛起人以爲榮又見公患難淪謝時單
事更道不一試而抱九泉無窮之恨則夫人世之雄爭強競而不自戢
者曾不知他日爲何如也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風林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
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
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
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
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隸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

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
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
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
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
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惑或又擿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
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
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好讀書更不數過成
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
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
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
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
以此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
世之氓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

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欽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予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邠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貢求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籍

籍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歐祖母獄者君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筭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鏞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爲吏部主事人又相語曰金鍾大鏞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讚曰

犯顏諫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爲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爲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十三世生靈洗仕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世生汾爲唐防驅使自黃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江氏及生母劉氏俱贈淑人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爲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表表超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宗皇帝臨御二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劾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蜓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

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遺歸官農莊貪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拑鎖擴門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嶺巖峻巖頑民習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棄勢搗其

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既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誣曰程身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挽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搶猫猪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縫掖之士暨田夫村稚屠販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寃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江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黃

上閱其孝思賜寶楮路費既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賢參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 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

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 聞邊備由是

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爲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賣采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曾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爲盛其間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未能得人乞

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
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
征討麓川邊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載者難公謀于上
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校群衆樂趨糧芻克羨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
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
裏鈔八千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
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日公猶百僚咸
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湯藥之暇創別業于壽歲前以居
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酬酢之
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
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
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

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使之荒年作粥濟飢寒冬袂衣施貧死而
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爲
其先師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割畀
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爲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
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冰月軒自號
冰月道人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蘇州人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
畢出授新安衛世襲百戶次鑑尚幼女二長惠適詹宗文次耐適項佐
孫男三璋珪珍孫女一壽全公嘗手編本支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三
代勅誥并諸名公卿贈送詩文爲流芳集監察御史宗人璫次爲十卷
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
襟度豪豁外若城府內則坦夷戶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
然春風和氣其致
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故在

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則能興利除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朴之忠
沃在

帝念惠足以振鄉邦德足以昌後世至於拒疑獨斷智也臨難不避勇
也辨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哲也有一於此尚為君子所敬慕矧備
體乎大為公郡人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為詳又嘗得公故
吏言公歷官行治之實切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用書其槩為狀
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陽蘇大謹狀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商文毅公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成化壬寅十一月
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

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隆甚諸孤綱等懼潛德未白屬其
甥南京戶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
用圖弗朽其孝可嘉已按狀公姓吳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吳泰伯後

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寔新安人公遠祖也少微後

開先遷居歙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復遷莘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戶

戶子靖嘉定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

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個僕弗羈行義為鄉邑所重配許氏名

門女有淑行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

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欲辭避公曰鄉相胥此出曷

避為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卒

勵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盡禮服除以春秋領末樂庚子鄉

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

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

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為聲稱籍其正統戊午

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

上命公馳驛轉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負者

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
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月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爲例是歲考績
援例贈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遷職方郎中丁
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往楚府封通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
悉却不受濱行諸親藩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瓦刺也先勢漸
猖獗不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鄭公以湖廣南畿征進麓川凱旋官
軍撥充撥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
於調遣鄭是其言行之戊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
勅公往南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至清出
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已巳廣賊犯順
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鄭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招募報効人王
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
京授以器械併力禦賊已而土木失利公慮逆賊必犯我 畿甸急陳

備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都指揮衛穎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
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軍舍
餘與守海官軍悉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
中勞給 誥進贈仕仁甫爲職方郎中許爲宜人九月賊入寇大同邊
報甚急

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賊入紫荆關布列
郊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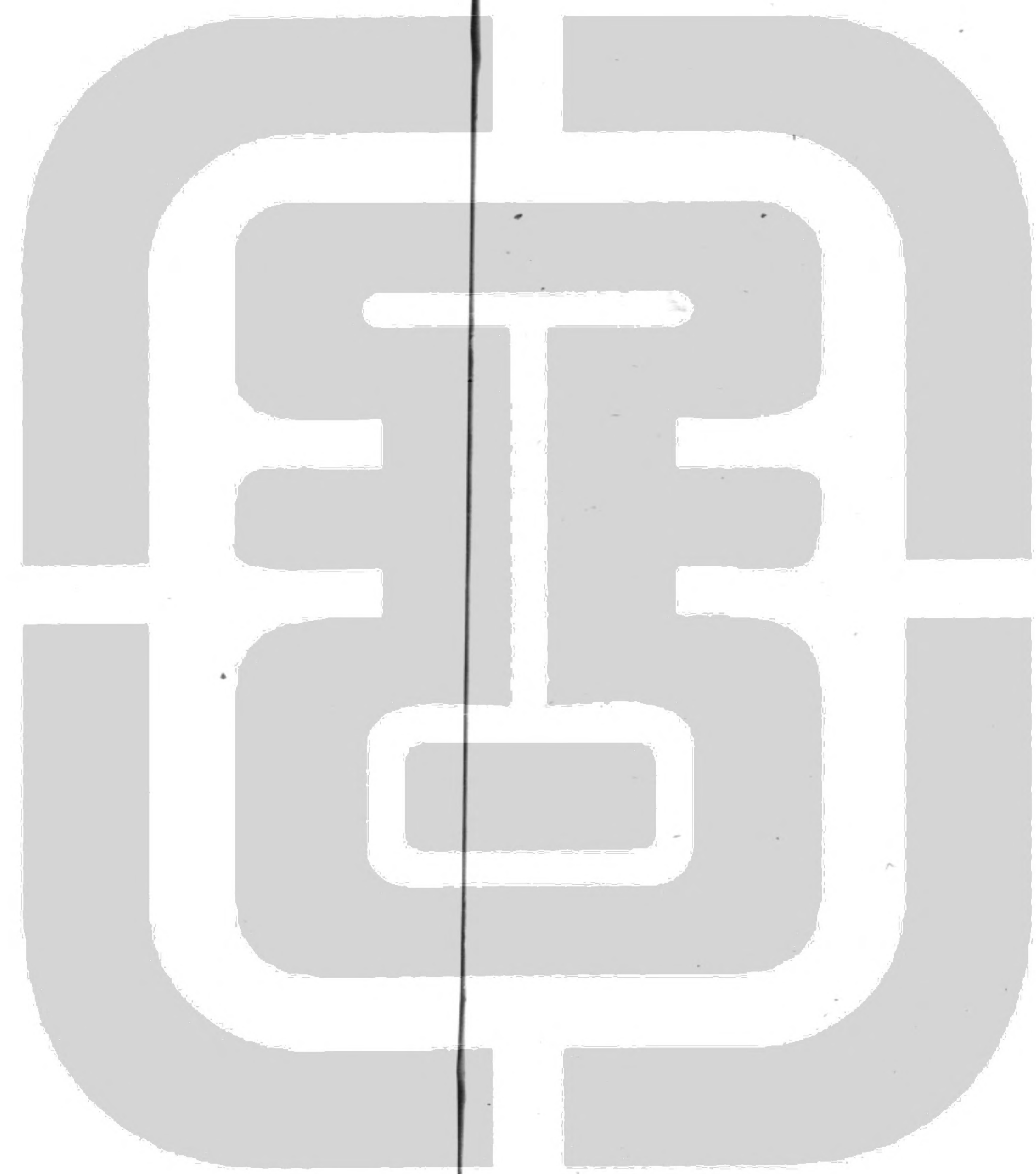
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賊方略公詣德勝門外營會議而還至門
弗啓賊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露雨中移
時衣盡濕賊退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軍勝賊本末移
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之賊既遠遁京畿莫安而公以
勞傷成疾明年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懷疏陳情乞歸田里

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建祠堂以奉祖考
課耕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稱客至壺觴盡情或吟咏以爲樂待
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
人靡不敬而愛之卒之日遠近赴吊門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贈宜人次
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
天府鄉薦授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卯順
天府鄉薦女一汪出適士人汪惠生子即員外郎正舉成化己丑進士
歷官南京戶部主事贈封父如其官母爲安人公慶澤所及也孫男十
二潏瀚汶浪滄源澍潤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應天鄉
薦皆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嫁聘皆鉅族曾孫男四椿楫楷
槐女三俱幼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都龍擺溪之
陽從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
初不以勢利有無爲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爲人予忝同
以考之視此刻銘

朝相知爲深因節畧事狀序而銘之銘曰

歛之山川既秀且清挺生異材爲時賢英制科高步郎署蜚聲遷佐司
馬位隆亞卿胡虜搆逆都人震驚兵威既振狐兔遁刑刀贊
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

朝廷肖子哲孫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宦業相承慶澤之盛德善之徵何
以考之視此刻銘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note, written vertically.

